

喀布尔人：
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

前 言

罗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(1861—1941)是印度近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和作家。一九一三年,他因英译诗集《吉檀迦利》而获诺贝尔文学奖。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东方作家。泰戈尔一生创作了五十部诗集,开创了印度一代诗风,堪称“诗圣”。他的一些最著名的诗作,在我国解放前后已陆续介绍过来,深受读者的欢迎。泰戈尔还为后人留下了十二部中篇小说、一百余部短篇小说和二十余种剧本。其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和影响,并不逊于他的诗歌创作。在泰戈尔之前,印度短篇小说还处于萌芽阶段,正是泰戈尔,使短篇小说在印度现代文学中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。一些文学史家指出:“泰戈尔不愧为孟加拉短篇小说的真正创造者”,“优秀的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”。泰戈尔自己也说过:“这些短篇小说一向是我的宠儿。”可惜的是,当时印度国内和世人对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。

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印度社会生活,开掘了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深刻主题。特别是他把农村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,更是印度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。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有着跌宕起伏的情节,细致入微的描绘,形象生动的语言,幽默婉约的风格和情景交融的画面。读着这些作品,就仿佛读着一首首抒情诗。如果说,契诃夫以刻画性格见长,凝练深沉,莫泊桑以描绘世态见长,辛辣机智,那么泰戈尔则以抒写情感见长,激荡肺腑。他们可以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大师。

同诗歌创作一样,短篇小说的创作,贯串了泰戈尔的整个创作生涯。从一八七七年七月他发表第一部短篇《女乞丐》,到一九四一年他去世前不久写成的《穆斯林故事》(1941年6月),泰戈尔究竟写了多少短篇?有两种流行的说法:一百余篇和八十余篇。这种分歧主要是由评述者对短篇小说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引起的。泰戈尔的短篇小说,从创作量来说,可分为两个高潮: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为第一个高潮,文学史学称为“实践”时期,他在自己主编的《实践》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四十余部短篇小说;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为第二个高潮,他在亲属主编的《绿叶》杂志上,连续发表了十余部短篇,所以也称为“绿叶”时期。从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化来说,可以一九〇一年为界,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。那时,诗人生活在农村,处理农事,接触佃农、村妇、船夫、渔民、职员、教师等劳动阶层,目睹他们的痛苦生活,倾听他们的哀乐心曲,同时,见到形形色色地主、管家、法官、警察、洋人的胡作非为。残酷的现实生活,震撼着他那富有同情心的心灵,使他对现存的地主制度和自身阶级的信念有了动摇和怀疑,孕育着改变农村贫富不均的乌托邦思想。这种生活又为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他说:“无论在什么地方,也没有像在这里一样,使我产生强烈的创作愿望和情绪。激荡的外部生活,以喧哗的绿色的浪涛,涌入我的心房。它的芬芳、色彩和音调在我的想像里化为短篇小说。”他还说,“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,那就让它存在吧”,但应该“不停地战斗,以减轻这种苦难”。正是这种激荡的生活,强烈的爱憎,激发了他无穷无尽的创作热情;也正是从这时起,他毕生关心和同情农民的命运、劳动者的命运。这时期的短篇小说,不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,而且具有一定的生活深度和广度,作品中闪烁着爱国主义、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。一九〇一年,诗人离开舍达利家园,走向新的生活领域,但基本上囿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,视野比较狭窄。所以第二阶段创作的二三十篇作品,主要反映中产阶级的生活,提出了妇女解放、

平等权利等社会问题，艺术风格也不如前期那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抒情味，而更偏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。他说：“我早期的短篇小说自然流畅，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。然而，现在情况不同了。我后期的短篇小说虽有了必要的技巧，但我还是希望能再次返回到昔日的生活中去。”泰戈尔不止一次表达的这个思想，符合他的创作实践。

泰戈尔的短篇小说，在艺术上也达到相当的高度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这种艺术感染力，首先在于他那“诗化”的独特的风格。浓郁的诗情几乎贯串泰戈尔的每一篇作品。情景交融的描绘，以情托物的想像，诗情画意的渲染，形象比拟的手法，几乎见于他的每篇作品。他的作品都仿佛是一首诗。《素芭》、《邮政局长》像抒情诗；《泡影》、《摩哈摩耶》像叙事诗；《饥饿的石头》、《客人》像散文诗。他的作品，意境深邃，情味隽永，音律低回，余味无穷。

赋物以生命和感情的拟人手法，是泰戈尔为了增强作品的诗意而经常采用的。河边的台阶凄凄切切，向人们诉说着古苏姆悲惨而短暂的一生；骷髅幻化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抒发着缠绵悱恻的幽情；饥饿的石头阅尽了人间沧桑，像“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用自己肠胃的迷人津液，渐渐地消融着我”。

除了“诗化”的独特风格，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引人之处，还在于他的作品情节的跌宕起伏，悬念的戏剧效果，细节的匠心描绘。

泰戈尔的短篇很少摄取生活的片断和人生的瞬间，而多是人物一生的坎坷遭遇和悲惨命运。因此，它们往往有头有尾，入情入理，细细叙来，显示了民间文学的传统。同时，泰戈尔的短篇一般都很短小精练。在字数不多的篇幅里，要容纳那么大的内容，而且要使作品情节跌宕，引人入胜，就非采用一些能发挥最大艺术效果的特殊手段不可。

首先是设置悬念。作家常通过情在理中，出人意料的偶然事件

或巧合因素,促使情节发展、转化、跳跃,促使扑朔迷离的线索豁然开朗,呈现出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情景。在《摩哈摩耶》里,从摩哈摩耶和拉吉夫的幽会被封建礼教的化身——哥哥撞见这一偶然事件,展开故事情节。但是,谁能想到,兄长竟会让妹妹在火葬场上与垂死的人成亲?第二天,摩哈摩耶成了寡妇,拉吉夫又充满了希望。这时,谁又能料到,兄长竟要摩哈摩耶陪葬!一场意外的大火,使希望复苏,谁又能想到,拉吉夫揭面纱的偶然冲动,又促使摩哈摩耶出走。这些偶然事件既在意料之外,又在当时印度社会习俗的情理之中。正是这些偶然事件,使整篇作品的故事一波三折,起伏跌宕,使摩哈摩耶的性格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,同时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。

其次是十分重视细节的提炼。泰戈尔短篇中的细节常常有发展故事情节、刻画人物性格和增强生活气息等多种作用。在《喀布尔人》里,喀布尔小贩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,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。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,在“我”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。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。这个细节点破了喀布尔小贩对米妮怀抱友情的原故,也刻画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,又使高贵的“我”也在这种纯真的父爱面前相形见绌。

第三是鲜明的对比手法。如《饥饿的石头》里有着动和静的对比:“没有一丝风声,从附近山林里飘逸出薄荷、茴香的芬芳,仿佛加重了凝固不动的天际的重负”。在这杳无人迹的宫殿,寂静的河畔,突然听到了少女的嘈杂纷乱的脚步声、欢悦声、戏谑声。这样对比的描绘,大大增加了环境气氛的神秘色彩,使人惊叹、疑惑、沉思……

泰戈尔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,当然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尽述的。这里只不过择其大略作个粗浅的介绍,相信读者们自能从他的作品本身得到更多的体会和收益。

河边的台阶

倘若发生过的事都被镂刻在石头上，你就能在我的每一台阶上读到许多往昔的故事。假如你想倾听旧日的故事，就请你坐到我的台阶上。只要你聚精会神，侧耳细听淙淙的流水，就会听到久远年代的许多被遗忘的故事。

我回忆起往日所发生的一桩故事。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普通日子，差三四天就到阿斯温月^①了。清晨，新近的寒季的和风，给刚刚苏醒的躯体注入了新的生命，树叶发出沙沙细声。

恒河涨满了水，我只有四个台阶露出水面，苏醒着。河水与陆地亲昵地拥抱在一起。芒果园林底下的河滩上长满了腰果树，河水也浸透到那里。河湾处的三堆断砖残瓦浸泡在水中。渔船系在岸边的老槐树上，在清晨的潮水里，漂浮着，摇晃着。活泼的、充满青春活力的潮水，装腔作势，哗啦哗啦地打击着渔船的两舷，仿佛它揪着小船的两只耳朵，来回摇摆着，开着甜蜜的玩笑。

秋日晨光，映照在涨满水的恒河上。它的光色像旃檀迦花^②那般金灿灿。如此斑斓的色彩，在其他任何晨光里都不会遇到的。和煦的阳光，也落到长在沙滩上的细长细长的芦苇上，芦花刚刚绽蕾，还没有充分绽开。

念诵着“罗摩罗摩”的船夫，解缆开船。犹如鸟儿在阳光沐浴下

① 阿斯温月，即印历七月，相当于公历九至十月。

② 旃檀迦花，即金香木，花白色，香气甚浓。

欢快地展翅，飞向蓝天，小小的渔船在阳光照射下扬起布帆，驰向远方河面。这些小船宛如天鹅，遨游在碧绿的水面，又犹如鸟儿欢快地翱翔在湛蓝的天空。

帕达恰尔叶先生按时按刻提着铜罐，来河边洗澡。妇女们也三三两两结伴，来河边汲水。

这不是日久年远所发生的事。噢，你们可能觉得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但我依然觉得，那恍然是昨天发生的事。长期以来，我总是站在一个地方，静静地窥视着，我的日子如何在与恒河激流的戏谑中，流逝而去。所以，我就感觉不到时间很长。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阴影，每日投落在我的恒河上，而且每日又从恒河上消逝，什么地方都留不下它们的影儿。因此，我尽管看上去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，但我的心是青春的。在我多年的记忆上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草，但我的光泽却没有泯灭。对，有时偶尔一撮水草漂来，沾在我身上，旋即又被激流席卷而去。然而不能确切地说，这撮水草已荡然无存。在恒河激流抵达不到的地方，在我的一些缝隙里，长满着蔓藤或水草或树芽。它们就是我过去年代的见证者。我用温柔的网套裹住过去的年代，使它们永远碧绿、甜蜜和新鲜。恒河一天天从我身边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退落下去，而我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变得愈加衰老了。

吉卡拉瓦尔迪家的那位年长者，洗完澡，披上印有罗摩字样的布衫，数着念珠，颤巍巍地赶回家。那时，她的姥姥还年轻。我依稀记得，她每天来河边玩耍，把一片芦苇叶子抛进恒河里，让它随流漂浮。在我右胳膊有一个旋涡，那片叶子不停地在那儿打着转。她放下水罐，伫立着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我发现，那个姑娘已经长大，而且带着自己女儿来河边汲水。不久，这个女儿也长大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当看到女儿与女伴们相互淘气地追逐戏水，她就制止她们，开导她们应有上等人般的文明举止。每当那时，我就想起那漂浮的芦苇之舟，觉得饶有兴味。

我要叙述的故事，恐怕不会重演。我讲述一个故事，另一个故事

就漂流开去。无数故事发生了，随即又消遁，它们不会久久驻足。只有一个故事，犹如那片芦苇之舟，跌入旋涡不停地回转。这样，一个故事载着自己的重荷，在我周围打着转。现在，眼看着它要沉没。它像那片叶子般渺小，上面载有盛开的两朵小花，就没有更多的什么了。哪位柔软心肠的姑娘，看着它的沉没，必将会长叹一声，然后无可奈何地返回家。

你们会看到，古桑伊家的牛圈坐落在庙院旁边，竹栅栏环绕着它的四周。那儿，有一棵老槐树。在槐树下，每周都有一天开放为集市。那时还没有古桑伊的家园。现在他们家祈祷用的遮棚所在的地方，那时只有一间简陋的茅草屋。

这里，有一棵无花果树。今天，它把自己的手臂伸向我的肋骨间，它的须根宛如硕大且细长的粗硬手指，把我断裂的石头生命压在土里。那时，这棵大树还只是一棵小小的树苗，但它很快带着自己缀满娇嫩绿叶的树冠，昂起头，屹立着。阳光普照时，它那些绿叶的阴影，就在我身上整天戏耍着，它的新生须根宛如婴儿的小手指，任性地在我胸脯四周抚摸着。倘若有人摘掉它的一片叶，我都会痛苦万状。

虽然，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我依然那么挺拔。如今，我的脊柱已经折断，我的身躯就像阿什达瓦卡拉^①圣贤一样，曲里拐弯。我身上无数地方，布满了密密麻麻皱纹似的裂缝。在冬季，世上的青蛙钻进我腹部洞穴里栖息，准备漫长的冬眠。但那些日子里我的模样还不是那么丑陋，我左手臂外面也没有几块残砖断瓦。一只小燕子飞进我洞隙里筑巢栖息。每当清晨，翻身醒来，它就快速地抖搂自己鱼尾似的双翅尾，鸣叫着，冲向云霄。那时，我晓得，准是古苏姆来河边的时刻了。

① 阿什达瓦卡拉，古代印度圣贤。当他母亲怀着他时，他就指出父亲背错了吠陀经，其父一气之下，诅咒他出生后脊柱是八道弯。

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位姑娘，被台阶上的其他姑娘称为“古苏姆”。古苏姆也许就是她的名字。当古苏姆纤细的身影映在水中，我的内心就满怀希望，无论如何想挽留住那婀娜多姿的倩影。那身影里有着甜润的别致韵味。当她脚踩我的台阶，她双足的脚步丁当作响时，我缝隙里的青草小苗激动地翩翩起舞。古苏姆并不热中于玩耍、调侃或嬉闹，然而令人诧异的是，她的女伴好友并不比别的姑娘少。没有她，顽皮淘气的姑娘总感到无所适从，索然无味。有人称她“古稀”，有人叫她“库什”，有人呼她“拉卡稀”，而她妈妈唤她“卡什米”。当你向岸边眺望，准能发现古苏姆静静地坐在河边。她的心似乎与河水结下不可分解的缘分，她酷爱着河水。

过了一段时日，我再也没见到古苏姆来河边，她的女友波沃娜和苏沃娜经常来河边哭泣。一天，我听说，她们的古稀—库什—卡什米被送到婆家去了。

那儿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人们、房舍、道路、台阶都是新的，仿佛一株水中荷花移栽在陌生的土地上。

我渐渐地忘却了古苏姆。整整一年似水逝去，河边台阶上的姑娘再也不谈论古苏姆了。一天黄昏，一双久已熟悉的脚的抚触，突然使我亢奋觉醒，这双脚好像是古苏姆的。就是古苏姆的！但那双脚里往日动听的音乐业已消失。长期以来，我总是感受到古苏姆脚的抚触和脚步的响声，今天，突然听不到丁当作响的镗声了。黄昏的河水，仿佛在呜咽；晚风拍打着芒果树的枝叶，仿佛发出悲恸的哀号声。

古苏姆成为寡妇了。听说，她的丈夫到外省工作。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一两天，后来就再没有谋面。从来信中获悉，她丈夫已故世，那时古苏姆只有八岁。古苏姆抹去了发缝里的朱砂，卸掉了身上的首饰，又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恒河岸边。但是，如今她没有遇到任何女友。波沃娜、苏沃娜、阿姆拉都已出嫁去了婆家，只剩下夏尔达。但听说，在阿格扬月里，她也将出阁远嫁。这样，古苏姆彻底地形只影单了。

当她把头伏在膝盖上，默默地坐在我的台阶上时，我仿佛感到，河水的波涛聚合一起，举起双手，呼喊：“古稀一库什—卡什米！”

雨季一开始，恒河眼看着盈满了水。古苏姆的身躯也眼睁睁一天天漂亮起来，充满着青春活力。但是，她宁静的脾性、忧郁的面容、肮脏且粗素的衣饰，在她的青春上布下了一张阴影的帷幕，致使人们都没发现她充分发育的青春身姿。任何人，至少我都没有注意到，古苏姆如今已经长大成熟了。我从一开始就看着古苏姆成长的，但她在我心目中还是往昔的那位小姑娘。脚腕没有系着脚镯，但只要她一走动，我又仿佛听到脚镯的丁当作响声。

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，村里人没有发觉一星半点儿的变化。

那年帕德拉月的最后一天，就像我看到的今天一模一样。你们的曾祖母们也在那天清晨起身，凝望着今天一样的温煦阳光。然后，披上长长的头巾，提着水罐，为享受我上空晨光的沐浴，她们穿过树林，谈笑风生，走在乡村坎坷不平的土路上。那时，她们怎么也不会思量到你们今日的光景，正如你们也不会遥想到她们——你们的祖母们曾经拥有过的欢乐戏谑的日子。今天的日子是如此真实，如此生机勃勃，逝去的久远的日子，也是那么真实，她们也像你们一样，怀着柔软心肠，欢乐过，忧伤过；像你们一样，踌躇满志，蹒跚地走着。然而，今朝的秋日，她们已不复存在，她们的忧伤和欢畅的回忆，业已泯灭。当然，今天的和煦阳光，优美良景，她们也是设想不出来的。

那日，天色蒙蒙亮。北风第一次徐徐吹来，在盛开的槐树花丛中，摘取一朵半朵的槐花，抛撒在我的身上。细小细小的露珠，凝聚在我的石阶上。就在那天清晨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年轻的苦行者，修长的身材，白皙的肤色，俊美且鲜亮的脸庞。他寄宿在我对面的一座湿婆庙里。那位苦行者到来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全村。妇女们放下水罐，聚集到庙宇，向这位圣贤致敬。

庙宇里一天比一天拥挤，因着苦行者的光临，又因着这位苦行者具有无与伦比的仪表。他待人又是那么彬彬有礼，不分贫富贵贱；见

了孩子，就亲热地抱在怀里；见了母亲，就关切地询问家务琐事。很快，他在妇女世界里赢得了尊敬，受到了她们的顶礼膜拜；男人们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他身边。有时，他诵读《薄伽梵歌》；有时，他宣讲《薄伽梵歌》；有时，他盘坐在庙里，探讨各种经典学说。有人来听取他的教诲，有人来讨取符咒，有人来索取治病的药方。人们议论纷纷：“他有多美的仪表呀！简直是湿婆大神化身为人，下凡到我们的庙宇里。”

每天清晨，太阳升起之前，这位苦行者面向启明星，站在恒河里，水漫过脖子，用缓慢且深沉的语调，进行晨祷，那时我就听不到河水的细细絮语。每当听到他庄重的晨祷的声音，恒河东岸边的天空呈现一片玫瑰红色，霞光映照云彩，黑暗仿佛像盛开花蕾的外壳被剥离，向四周散去，殷红的朝霞一点点染红天池。仿佛这个伟大人物站在恒河里，凝视东方，念着伟大的咒语，随着他的每个字的声音，黑暗巫婆的魔术就被破除，月儿和星星就西坠下去，太阳就在东方天际冉冉升起。这样，世界的舞台也跟着变化。噢，谁能与这位法力无边的魔幻般的人物相比试。当这位苦行者洗完恒河澡，宛如祭祀火焰，拖着自己修长的、白皙的、圣洁的身子，从水里出来，水珠从他的发梢上滴下，那时新的阳光光芒，投射到他的整个身子，熠熠生辉。

这样，又过了几个月。在杰特月，发生了日食，成千上万的人来恒河进行圣浴。槐树下，举行着盛大且隆重的集会。许多人借着这个机会，瞻仰这位苦行者。从古苏姆婆家也来了几位姑娘。

清晨，苦行者坐在我的台阶上，诵念圣典。一个姑娘突然看到苦行者，拍打自己的女伴，惊讶地说：“喂，他看上去很像古苏姆的丈夫！”

一位姑娘稍稍往上掀了一下自己的面纱，说：“哦，我的天哪！果真如此！他可是我们村吉特尔久家的少爷！”

第三位姑娘没有摆弄自己的面纱，说：“真的，就是那样的前额，

那对鼻子，那双眼睛，分毫不差！”

第四位姑娘甚至没有看上苦行者一眼，长叹一口气，碰倒了水罐，说：“天哪，他现在在哪儿！难道人死了还会复活！古苏姆的命运，真是不堪惨苦呀！”

当时，还有人说：“他可没有这么长的胡子。”

有的说：“他不那么孱弱。”

有的说：“他也没有那么细长。”

就这样，她们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，议论也就不会偃旗息鼓。

村里村外的人都见到了苦行者，只有古苏姆没有见到他。这么多人拥来参拜，古苏姆没有凑趣来我这儿。一天黄昏，望着望月之月升起，古苏姆敢情思念起我们旧日的友情。

那时，河边台阶阒无一人，只有蟋蟀拖着 的谐调的长音。寺院的钟声停了，它的最后余音，宛如幽灵，回荡在河彼岸的阴森树林中，刹那间，消失踪影。皎洁的月光，渐渐扩散在河面、大地和天空。潮水冲刷着我，发出汨汨的声音。古苏姆来了，坐在我的台阶上，把自己的身影，投在我上面。风声停歇，草木寂静。在古苏姆面前，银辉一无遮拦地泻在恒河的胸脯上；在古苏姆背后，在周围的花草树木中，在寺院的阴影里，在破旧的茅屋里，在池塘岸边，在棕榈树下，黑暗藏住自己的脸，静静地坐着。蝙蝠在七叶树枝上，轻轻地摇曳着，偶尔传来豺狼的嗥叫声，旋即万籁俱寂。

苦行者缓步走出庙宇，来到河边台阶。刚下一二台阶，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到了古苏姆身上。猛然见到孤身女子坐在如此僻静的地方，他就想立即返回。正在这时，古苏姆抬头，回首张望。

她头上的纱丽往后滑去。那瞬间，月光照在她的脸上，宛如月光映照在一朵昂首盛开的鲜花上。刹那间，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，仿佛相互在辨认，似乎前生就相识。

猫头鹰在头上叫着掠过。这叫声使古苏姆吃惊，但她很快控制住自己，拉上滑下的纱丽，欠身站起，向苦行者行了触脚礼。

苦行者祝福她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古苏姆。”

回答后，再也没有说什么。古苏姆家就在近处，她慢慢地朝自己家走去。那天晚上，苦行者在我的台阶上，坐了良久良久。最后，当东方升起的月亮西坠下去，苦行者的背影移到前面时，他才起身，走向庙宇。

从第二天起，我就看到，古苏姆天天都来向苦行者行触脚礼。当苦行者讲解经典时，古苏姆站在一旁，垂耳聆听。苦行者晨祷后，叫唤古苏姆，给她讲解宗教教义，谁知古苏姆是否能够听懂这一切，但她却聚精会神，静静地聆听着。苦行者对她的任何教诲，她都不折不扣地完成。她每天来庙宇干杂务，采集鲜花供祭神，从恒河中汲水，洗濯庙殿。

她坐在我的台阶上，思索着苦行者所灌输的一切。她的目光慢慢地向远方扩展，她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东西，她听到了前所未闻的事情。于是，笼罩在她沉静的脸上的一层忧郁阴影，消逝了。而在每天的晨光沐浴里，当她怀着虔诚情愫，向苦行者行触脚礼时，她就像供祭在神坛前的一朵被露水洗濯过的鲜花。此时此刻，一种纯洁无瑕的欢乐之波，迅速传遍她全身。

冬季的最后一天黄昏。蓦然，从南方徐徐吹来一阵春风，天际已没有一丝寒意。村里突然响起竹笛声，飘来一阵阵歌声。船夫们驾着船，顺流而下，不时停下桨，引吭高歌，赞颂黑天。突然间，鸟儿们在树林间跳来跳去，欢快地相互呼应着。春天就这样姗姗而至。

一领受春风的吹拂，青春的信息就迅速传到石头深处，我内心充满了那种新的青春激情，似乎我的蔓藤和青草也眼看着挂满了花朵。这期间，为什么见不到古苏姆？好几天，她没有来庙宇，我在苦行者那儿也没见到她。

这期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蒙在鼓里。

过了几天，傍晚时分，古苏姆与苦行者就在我的台阶上会面了。

古苏姆低着头，说：“师尊，您唤我来？”

“是的，我怎么见不到你？现在你怎么不热心敬神？”

古苏姆沉默不语地站着。

“敞开心扉，对我讲心里话。”

古苏姆偏过脸，说：“师尊，我是有罪的人，所以我无法热心于敬神的服务事务中。”

苦行者带着十分柔和的口吻，说：“古苏姆，我知道，你内心有一种不平静的情绪。”

古苏姆吃一惊，心想：“真没料到，师尊什么都了如指掌。”眼泪徐徐掉下，她一动不动站在那儿。旋即，用衣襟掩住脸，坐到台阶上的苦行者脚边，啜泣起来。

苦行者朝后稍退了一下，缓缓地说：“你把心里不平静的事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，我将为你指点安静之路。”

古苏姆用坚定的虔诚语调，开始叙述，但她不时停顿、语塞。她说：“您既然吩咐，我就说，但我可能说不清楚。您或许心里一切都明白。师尊，我崇敬一个人，膜拜一个人，如同神明，一种欢乐之情充盈我心。一天晚上，我梦见了他，他仿佛是我心灵的主人。他不知道坐在什么地方薄古尔树林里，用左手握着我的右手，向我倾诉恋情。我不觉得这断乎是不可能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梦断了，但他的形象没有离去。次日，我见到他，我就不能像从前那样看他。我的内心不断浮现那幅梦之画，我害怕，远远地躲避，但是，那幅画如影随形地缠着我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心不能平静了。师尊，我的一切都变得朦胧如黑暗一般。”

古苏姆一面擦着眼泪，一面叙述经历时，我觉察，苦行者使劲地用脚踩蹬着我的台阶。

等古苏姆结束自己的叙述，苦行者说：“你在梦中见到的那位是谁？请告诉我，行吗？”

古苏姆双手合十地说：“我不能说。”

苦行者说：“我为你的幸福问你，他是谁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。”

古苏姆用力咬住自己柔软的双唇，双手合十，缓慢地说：“我一定要说吗？”

苦行者说：“是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”

古苏姆立即说：“就是您，师尊！”

古苏姆的话音刚落在他的耳朵里，她就失去了知觉，倒在我的怀里。苦行者像石雕似的呆立着。

恢复知觉后，古苏姆欠身坐着。这时，苦行者缓缓地说：“你从前履行我的一切吩咐，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办。我今天就离开这儿，从现在起，你永远也不能与我相见，你把我忘掉吧，告诉我，你能这般苦行吗？”

古苏姆站起来，看着苦行者，用平稳的口吻说：“师尊，我能做到。”

苦行者说：“那么，我走了。”

古苏姆再也没说什么，向他鞠了一躬，抓起他脚上的尘土，放在自己头上。苦行者走了。

古苏姆说：“我将忘掉他所吩咐的。”说完，她迈着缓慢的步伐，走进恒河水里。

她从小就生活在这河岸边，在安息时这河水若不伸出手，把她拽进怀里，还有谁能拉她进怀里？

月亮下落了，夜晚一片漆黑。突然，河水中似乎传出一些话语似的，而我一点儿也不懂。风在黑暗中呼啸着，风也许在思索，为了不让人看见任何东西，吹一口气，把天上所有星星都吹灭了。

经常在我胸怀里玩耍的古苏姆，今天结束了自己的游玩，默默地离开了我的怀抱。而我不知道她到哪个世界去了。

一八八四年

邮政局长

刚踏上工作岗位，邮政局长就不得不去偏僻的乌拉普尔村供职。这是一座很不惹眼的普通村庄。附近，有一家靛青批发货栈，货栈老板费了好大周折，才设法叫人在那儿建立了一个新邮政所。

新上任的邮政局长是加尔各答人，他来到这僻远乡村的景况，如同离水的鱼儿。他的办公室和卧室，都设在一间昏暗的八边形草顶的棚子里。不远，有一处长满青苔的池塘，翠绿的树木掩映着四周。

货栈里有像经纪人那种类型的办事员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没有一星半点儿的闲工夫。无疑，他们是不配与上等人物交际的。可惜的是，从加尔各答来的这位先生也不是善于交际的人。到了一个交际场所，他要么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，要么做出滑稽可笑的举动。因此，他也没有交上地方各界的头面人物。这里的业务不算太多，他不时写些小诗，在那些诗歌里表达自己的情趣——终日凝望着抽出嫩芽的树枝的颤动和天空飘浮的云朵，十分惬意地消磨日子。但是，擅长窥探心意的人明白，倘若《天方夜谭》里的任何一个魔王降临，一个晚上就会把正抽着嫩芽的树枝一扫而光，然后铺筑坚实的通衢大道，建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，使那些云影从我们的眼帘中消失。那么，这位半死不活的、富有教养的家族的后裔，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新生活的恩宠。

邮政局长的薪俸十分微薄，他只得自己动手做饭。一位失去双亲的乡村孤女帮他打杂，找些吃的。女孩的名字叫勒袒，年纪约莫十二三岁光景，看不出她有结婚的任何特殊的可能。

薄暮时分，村村户户的牛栏里升起缕缕炊烟，蟋蟀开始低鸣。遥远村子里一群烂醉如泥的包尔派^①教徒，击起手鼓，高声歌唱。孤独地坐在屋内、凝视着嫩枝绿叶颤动的诗人的心坎里，也浮升起一种不易觉察的心潮骚动。就在那时，邮政局长在屋内一个角落里，点燃一枝发出微弱光线的蜡烛，喊道：

“勒袒！”

勒袒坐在门槛上，一直等待着这个声音。但听到第一声呼唤，她没有立刻进屋，在门槛上应了一声：

“什么事？长兄^②！您叫我做什么？”

邮政局长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勒袒答：“我要去厨房生炉子。”

邮政局长吩咐说：“你把厨房的事放后一会儿，先装满烟袋，替我拿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勒袒鼓着自己的腮帮子，使劲吹着水烟袋，走进屋内。邮政局长从她手里接过烟袋，唐突地问道：

“勒袒，你还记得自己的母亲吗？”

有许多事她还记忆犹新，有许多事已经淡忘了。与母亲相比，父亲更疼爱她。如今，她还依稀记得父亲的一星半点儿的事。她父亲终日在外劳动，直到天黑才回家。庆幸的是，有一两个傍晚的情景，像清晰的图画一样，镌刻在她的心上。说着说着，勒袒缓缓地挪动脚步，坐在邮政局长身旁的地上。她记得，自己有一个兄弟。很久以前，可能是阴雨连绵的一天，在一个小池塘边，两人一块用折断的树枝做成鱼钩，无忧无虑地玩着钓鱼游戏。同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相比，惟有这桩事仍留在记忆里。在对往昔生活的追述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地挨过了深夜。那时，倦怠的邮政局长无心做吃的，早上剩的饭菜

① 包尔派，印度教僧侣教派的一支。

② 长兄，孟加拉地区特有的表示尊敬和亲密的称呼。